

銀幕短打 今天的電影已太倚重特技

去年我已寫過一篇《特技至上是電影之福？》的文章，質疑當今製作倚重特技的走向。過去一年多以來，這趨勢當然沒有扭轉（因為這正是荷里活主導下的全球化現象），而且害處已愈來愈明顯。

立體電影製作及放映成本下降之後，荷里活近年已無3D不歡。3D不只是一種視覺效果，它直接影響了相關電影在電影語言和敘事上的變化。用最直接的說法，便是甚麼都會因而給簡化了。為了

突顯3D優勢，拍攝、剪接及其他後期製作上都會偏向選取事物插出、衝出或湧出畫面的鏡頭。連帶電影橋段、故事推進，都朝製造更多類似畫面的方向發展。

特技也一樣。3D和電腦特技本身是一對雙生兒。而就算不搞3D，特技的大量使用也令電影製作往一個令人擔心的方向走。看過《三劍俠》3D版的觀眾鮮有不瞠目結舌的，驚異處不在那些特技場面如何刺激感官，而在好好一部經典名

著，居然拍成了奇幻（甚至不是科幻）片！甚至被譽為振興台灣族魂的話題之作《賽德克巴萊》，倚賴特技的程度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獵頭滴血的血腥場面固然以特技處理，被獵中槍的動物動作和數十年前的山林影像，大量用電腦特技和構成影像亦無可厚非，然而，當去到日本軍官大刀一揮，滿清獅子旗被削成兩塊也是特技時，觀眾便可想像，製作人對特技使用是如何抱着孤注一擲的心情。

同樣的感懷在看林書宇的《星空》時冒現。幾米繪本的視覺影像，改編成真人演出，大可有另類發揮，不一定要把原有形象照搬過去。動物在街上行走，繪本的直接表達，到了電影使用特技達成。這是沒有想像力和無視電影語言的「懶惰」所為。在電腦特技不發達的日子，藝術家扭盡六壬，用光學、剪接和敘事手法表達那不可能表達的，現在特技把原不可能的化為可能，結果製造了新的（藝術）不可能。

文：朗天

視事追擊

文：洪嘉

麵包王



目前正在J2台熱播的韓劇《麵包王金卓求》，是去年韓國收視最高的劇集，最高逾50%，即有一半的韓國觀眾都在看此劇。香港觀眾熟悉的「人氣劇集」如《秘密花園》，與此劇完全不在同一個層次。

《麵包王金卓求》的主人公金卓求，原型來自著名連鎖店「巴黎貝甜」（Paris Baguette）主席，描述他在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由一名窮小子變身成為跨國企業主席的故事。

劇情描述大企業主席具日中希望將私生子金卓求帶回家中撫養，引來妻子的強烈不滿，及幼子具馬駿對金卓求的妒嫉。純樸的金卓求卻以誠待人，然而親生媽媽卻遭綁架，為了救回媽媽，金卓求不惜離開具家，展開12年的漂泊之旅。

成年後的具馬駿為了得到父親的認同，來到具日中的師傅所開的麵包店當學徒，希望能得到師傅的認可。此時金卓求也來到麵包店尋找當年綁架媽媽的人，二人在麵包店裡開始一番磨練與較量。

劇集中有關70年代的部分，觀眾大概可以由童年金卓求與媽媽所居住的青山的環境得知。70年代的韓國經濟遠遠不及朝鮮，工運十分蓬勃，雖然劇集並沒有特別著墨，但從一些細節我們可以看出當年的環境，尤其是童年金卓求四處奔波尋找媽媽的那些場景，觀眾看到的便是在生活壓力下努力過活的人們。

作為一齣勵志劇，青年時代是此劇的重點，於是80年代的主角們如何掙扎向上，金卓求怎樣在一個個逆境中站起來，例如誤以為尋找了12年的媽媽已經去世，一度自暴自棄；遭焗爐爆炸所傷，幾乎失明等，還有怎樣在愛人的背叛下重新站起來。他的遭遇愈是極端愈是可憐，觀眾便愈對他加倍憐惜。

在麵包店當學徒的這部分劇情，按照劇情的推算，是80年代韓國經濟騰飛的時期，也是韓國自主意識高漲的年代。當年的韓國學運甚蓬勃，為了拒絕韓國向美國傾斜，學生們每每衝擊政府，發行刊物反政府，於是劇中我們可以看到身為學運活躍人士的申幼京，怎樣一邊搞學運，一邊逃避警察的追捕。

對我來說，金卓求如何達至成功是既定的模式，劇集有趣的地方卻在申幼京這個角色身上。身為學運積極分子的她夢想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然而最後她卻選擇了權勢，不但為了金錢及社會地位而背叛戀人金卓求，更將熾熱的學運熱情轉變成向上爬的動力，如果金卓求最終的成功是一個傳說，申幼京的轉變則是殘酷現實裡最赤裸的一個例子。

畫裡畫外

文、攝：章力行

喝一口人生況味

話說一對男女相隔十年後的重逢，即使當年是真的相愛過，這些年來各自的生活際遇在不同的國度都有了無法免俗的承轉，如事業、家庭、婚姻等等。如今終於碰面了，五味雜陳的滋味一時難以言說，反表現得拘謹。在書店中侷促的空間相互試探，欲除下心理戒備，兩人如當年般展開了一段城市漫遊。

攝影機以跟拍的方法，從書店出發就一直捕捉兩人一面步行一面聊天。看似漫不經心的對答，其實是無法坦誠，甚至口不對心。直到經過一條小巷，走進拐彎處出現的咖啡館，各點一杯expresso，一口甘苦醇香的咖啡下肚，正是人生的況味。此時四目再次相投，頓時明白彼此的心境，後續的言談總算能夠暢敘真心話。

當年首次在台北金馬影展觀賞時，《愛在日落巴黎時》確實是貫徹了台式文藝氣息的片名翻譯。那時尚未去過巴黎，但身在台北已不知不覺愛上了咖啡館文化。望著銀幕劇情一面感嘆造化弄人，一面又相信了咖啡的魔力，讓人們在變幻莫測的命運面前定下神來。男女主角在戲中光顧的咖啡館，有着紅色的外觀，印象特別深刻。

Le Pure Cafe是一家老咖啡館，位於Charonne地鐵站附近。猶如實況拍攝的手法著實製造了一種錯覺，彷彿和Shakespeare and Company書店相距不遠（另類詮釋：愛情能夠扭轉現實？），但那真的只存在於電影中的步行地圖，現實中最好還是轉搭地鐵前往。在巴黎眾多的咖啡館中，它也不見得有特別的歷史地位，例如曾經為某文豪的飯堂之類的。但或許就因為它的尋常，不屬於觀光客版圖中的便利路線，反而能夠一窺巴黎人日常生活的作息。

抵達老咖啡館的中午時分，法國人都選擇坐在露天位置享受美好天氣。女侍應意外頭頂還有空位，但因為電影關係，就禮貌地要求像男女主角一樣往店內坐。正中央是個酒吧櫃台，供巴黎日落後的消費群。雖然是午餐時間，但店內是出奇的靜，而食物更是出奇的美味好吃，從前菜到餐後甜品。

吃飽後同樣來一杯咖啡，呷了一口，望著牆上的大鏡子，好像折射出戲中那一對坐在角落的男女，一時恍了神。

《轉山》 山不轉人轉



■憑該片獲今年東京電影節最優秀藝術貢獻獎的導演杜家毅。



看完《轉山》，懷念的是二十郎當歲的自己。在極年輕的時候，彷彿有無窮的勇氣，也不懂得心驚膽戰、亦步亦趨。因為中國沒有「公路片」的概念，所以《轉山》只能無奈地被歸為「文藝片」，而文藝片意味着：沉悶、緩慢。偏偏，《轉山》又是那樣的青春勃發。《轉山》在內地市場上並沒有取得成功，但是也並不是一盤完全的敗局——有年輕的生命力堅忍不拔的往上躡，對於一潭死水的中國影壇來說，是好事。

「不被看到」的「好電影」

《轉山》上映後，陳坤自己包了3場，請朋友們來看。陳坤自己在做「行走的力量」，旨在帶動大家於行走中獲得更多的生命力。周迅為《轉山》拍VCR，對着攝像機一遍一遍的說着自己推薦這部電影的理由。強烈推薦這部電影的還有鈕承澤，你甚至能在電影中看見他的身影——在電影開場不久後，那位騎着自行車和男主角張書豪打哈哈的台灣男人，就是憑借《艋舺》躍上龍門的鈕承澤。

所謂的得道多助，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一位青年，在哥哥去世後，拿着哥哥的騎行日誌，從麗江開始上路，騎車來到了拉薩。在這個過程中，他經歷了無數的困難，但都靠着意志力撐了過去。這樣的題材，是大部分圈內人聽到便會點頭的那種，但同時會告訴你：「這部電影很難做」。就好像在電影中，張書豪騎到離拉薩已經很近的地方，碰見一對開車去拉薩的老哥們兒，老哥們兒看他累得不行，問要不要順他一段，他說自己要一路騎過去。得知他是從麗江騎過來的，老哥們兒伸出大拇指：「我坐車上都喘，算你牛！」有時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轉山》在電影市場上，並沒有受到太多的優待。這部電影的排片一直很差——何為排片，即一部電影在電影院中排出了多少場次。《轉山》受到的待遇是，在很多重點城市的重點影院，只是象徵性的排上了早晨九點和晚上十一點這樣本身就不生產票房的場次，不難看出影院方面對於這部電影的草率。所以最後這部電影也以一個草草的成績，草草的下片了。

而事實是不是沒人看《轉山》呢？有不少觀眾後來向影院方面要求排這部電影，因為自己想看，但卻因為工作或者種種原因，總是找不到合理的場次。這樣尷尬的情況，也出現在同檔期上映的《星空》上。

從口碑上來說，《轉山》和《星空》都屬於眾口相傳的「好電影」，但是在市場的考驗下，它們同樣被定義為：無名導演、無大卡司、無大場面的「三無」電影。《轉山》如果放在美國，就是一部「公路片」，像Jack Kerouac寫的《On The Road》，是一個永不落伍的題材。尤其放在當代社會中看，更是別有一番意義，現今中國的「80後」，亦是「垮掉的一代」。但是在殘酷的市場競爭面前，《轉山》被同樣劃分為「藝術片」，即沒有人看，在影院中走個過場的電影，不得不說，是對好電影的不負責任。

攀登高山的征途只是剛剛開始

《轉山》剛做完剪輯的那一天，導演杜家毅出門就被車撞

了，他躺在地上給自己的製片人打電話，製片人還跟他說，哥們兒你別跟我開玩笑啊。結果杜家毅拄着拐杖到今天。

杜家毅骨折的結果，是最倒霉的那一種，斷了左腿和右胳膊，於是他頭三個月只能躺在床上。參加東京電影節，他只能躺在東京酒店的房間裡，一躺就是九天，直到最後頒獎典禮，他上台領「最佳藝術貢獻獎」的時候還有點渾渾噩噩。「拍攝一部電影是自己面對自己恐懼的時候，所以當你勇氣面對的時候，你就會夢想成真。」杜家毅在台上這樣說。很多年輕導演，都說過類似這樣的話。

他後來一路拄着拐杖，走過了這部電影的首映、正式上映以及中間所有的過程。或許，這麼一部電影拍了出來，後來的結果，已經不再那麼重要。

獨立旅行，會改變你的人生。這是現今常常被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甚至有不少社會人士表示，寧可拿買房子的錢出來環遊世界。「你在大城市買一間廁所的錢，夠你在歐洲走十個國家呆上三個月，這三個月後，你的人生觀都改變了。」如果你仍然是年輕人，那麼自然可以一試。沒有看過這個大千世界，會是青春的遺憾。

就像電影中的男主角張書豪，在電影的開頭只不過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台灣大男生，唸大學，有女朋友，敏感、脆弱。直到他發現了死去的哥哥的騎行日誌，然後決定去完成哥哥的夢想。他一開始完全不知道自己踏上的是怎麼樣的一段路，他甚至完全沒有做好準備。然後，肉體上越來越靠近忍耐極限的苦痛，突然而至的死亡、好似全世界死光一般的孤獨……全部紛至沓來。他咬咬牙，忍住了。

最喜歡的是他中途在一戶人家借住，這家的男主人外出打工多年未歸，公婆和兒子的奉養全在年輕的女主人身上。張書豪的單純和陽光，讓女主人微微動心，彼此之間都了然，但是這只是旅途中的休憩，張書豪還是要上路，而身後的她，則是淚水盈盈。就好像人生，很多時候，你以為這便是終點站，可以就此停下，但其實只是一段經歷，含着淚，走過去，也不過就是過去了。這大約，就是旅行的意義。

最後張書豪徜徉在拉薩和煦的陽光下，是一種徹徹底底的舒暢，之前所吃的苦，在這一瞬間成為了泡影。他收到一路上差點死亡的同伴的信，告訴他，自己又再度上路了。

回過頭想想，一生之中，能夠即刻上路，瀟灑瀟灑的走不問以後的機會，並不多。但是能夠上了路，走下去，便是成功。今天的歡樂將是明天永遠的回憶，青春便是如此。而對於《轉山》這樣的中國電影、杜家毅這樣的中國青年導演來說，拍這樣的電影，以這樣的方式在國外影展和國內商業放映上走一遭，離越過荷里活大片、條條框框的制度束縛仍然很遠，但這條路也僅僅只是開始。

文：金詰